

羅

丹

# 飛狐口

新文藝出版社

短篇小說  
飛 狐 口

著 者 羅 丹

※  
※

有。版 權

1950年8月羣益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2500冊

1951年5月羣益第二版上海印2501—4000冊

1952年1月新一版上海印4001—5500冊

書號 (144) [1118] 定價 半 7,400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(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)

光 蔭 印 刷 廠 承 印

※  
※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紀念在抗日愛國戰爭中英勇犧牲的同志們！

# 目次

|      |   |
|------|---|
| 蕭營長  | 一 |
| 母親   | 二 |
| 信號   | 三 |
| 模範村長 | 四 |
| 飛狐口  | 五 |
| 小號手  | 六 |
| 薛秀明  | 七 |
| 夜行   | 八 |
| 高志堅  | 九 |

## 蕭營長

金華的日本人已經被全部殲滅了，在南沙壺山頭上，老鄉們已經聽不到我們轟擊敵人的大砲聲了。狼狽的俘虜們，載着日本山砲的馱騾隊，担架隊，以及裝滿勝利品的大車的行列，都絡繹地穿過南沙壺村邊，朝火線後方流去。南沙壺人成羣地待在村外梨樹下，招呼着抬傷員的自衛隊員喝水抽烟；一壁走近担架面前慰問着子弟兵，看看掛花的是不是自己村裏人，自己的丈夫或者兒子。

蕭全的担架到南沙壺村邊的時候，天已經黃昏了。他原要趕回珠龍寨司令部去的，但終於聽從了南沙壺村長老楊和老鄉們的勸留，宿在村裏了。他打發通訊員先趕回去告訴團長，要明早纔回來，因為夜裏担架不好走。他是教導團二營營長，去年在南沙壺駐防得很久，給老鄉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蠻牛聽說蕭營長來了，就從村裏飛跑了出來。用他那兒童團長的威風，高聲嚷道：

「營長，有路條沒有？」

「沒有呀，蠻牛。」蕭營長拉住小孩的手。

「嘿，要把你扣留下來，沒路條誰也不得過去哪。」

蕭全爽朗地大笑起來，默默寡言的楊村長也笑道：

「蠻牛，誰也沒看過像你這樣留客人咧。」

蕭全仍然宿在去年駐防時營部一間小屋子裏。他底左胳膊露出在被蓋上面，綁着綳帶，他告訴來看他的村裏人，手是被砲彈炸掉的，明天回到珠龍寨就要開刀鋸掉它。他底大腦袋上也纏緊着紗布，因為在太陽穴附近也給彈片掃傷了。蕭全是河北人，北平的一個大學生，一二九的幹部。抗戰一開始，他就和一批學生在北平西郊搞起游擊隊來了。他身上已經有過一個窟窿，這回手又被炸掉，用他的話來說，這是第二次「戰爭的烙印」了。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一個平靜愉快的人，他認為「憂鬱」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上的盲腸，認為這種人應該到「戰爭的醫院」中去開刀。村長進來了，蠻牛在屋子裏搞這搞那，頂替了營長的通訊員的工作。蕭全笑向

村長道：

『冬天蠻牛要當選擁軍模範了呢。』

楊村長贊成的點點頭，可是他是個十分嚴謹的莊戶人，蠻牛全村就怕他一個，村長指責道：

『死蠻牛，去看看罷。還沒起更，村頭村尾就沒個兒童團放哨了！日本人進來翻筋斗你們也會不知道咧。』

兒童團長像被驚動的兔子似的，竄到街上找兒童團去了。蕭營長警告道：

『金華搥得敵人好慘，村裏警覺性要特別提高，日本人遲早總要來報復的。』  
『沒錯，蛇山龜山都有哨咧。』村長保險說。

來看蕭營長的老鄉們，幾乎把屋子擠滿了。蕭全靠壁斜坐着，床頭四方桌子上，堆滿着送來的慰勞品：雞蛋、烙餅，盛在大碗裏的肉丸子、肥紅的酒棗。蕭全笑道：『我要開食物舖了。』他們察看着他的傷處，並且立刻想起了他的就要被鋸掉了的殘廢的左手，曾爲自己開荒、割穀子、砍柴、摘棗子、修理農具……可是該

死的日本大砲把它炸掉了！婦女們詛咒着。然後，彷彿一個離家已久而突然歸來的親人一樣，她們都想把他在南沙壺時所發生的事情，一下子都告訴了他。在她們的眼中，蕭全不是在火線上作戰的有權威的指揮員，而是一個回到家裏來的子弟兵。她們爭嚷着，瑣瑣碎碎地敘述起來了。比如說：『我那短尾黃牛咬了李福叔的莊稼，給他打斷了腿哪。』『上冬天鬼子強姦了春妮子，她當時就跳井死了。』『營長，我是識字班的模範，半年就認識了七百來字咧。』『全保的隊伍上回經過村裏，他向劉連長請准了假，在家歇了一宿。』『你和同志們給咱家砍的柴，還沒燒完呢。』『珍姑去年尾嫁到珠龍寨去了，男人漢是基幹隊分隊長。』……蕭全聽着這些家常敘述，微笑着，由於老鄉們的親切，他底紅潤的大臉盤幸福地發光了。他多麼想知道南沙壺人的生活情形啊。

老鄉們走了。屋子裏浮着從窗子上射進來的月色，照出了老楊底僵農式的紅銅色底臉孔。他詳細地告訴蕭全自徹底減租減息、佃權有了保障後，村裏莊戶人光景變好了的情況。老楊雖然是一就一，二就二，但一談到受苦、翻身的事情的時候，

話又收不住尾了。蕭全靜靜地聽着，眼睛盯住村長底敞開的粗壯而多毛的胸膛。外面打穀場上，兒童團的歌聲停止了，是五月的幽靜的夜，……街上也慢慢靜下來了。突然，蠻牛跑了進來，說夏莊一個老鄉來送情報，村長從板凳上跳下來就到村公所去了。蕭全問道：

「是什麼情報呢？」

「是封雞毛信，老鄉慌裏慌張的。」

雞毛信當然是重要的情報了。約摸半頓飯光景，村長進來了。把夏莊民兵隊長寫的信給了蕭營長：

「鬼子向咱村這溝裏來了！」

蕭營長坐起來看信，蠻牛點亮蠟燭火移到桌角邊。信上只說有一股敵人從梁湖大據點出發，向南沙壺方面摸來。但情況依然不明，需要派人到夏莊一帶去偵察。他和村長商量着，蠻牛叫着要去，他也是從金華前線剛回來的。蕭全笑道：

「這跟你在火線上送手榴彈不同呀。」

『我擔當偵察，也不是大姑娘上轎頭一遭呀。』小孩說。

兩個大人都同意了。蠻牛又大膽又敏捷，也容易隱蔽。營長詳細叮囑着。蠻牛走了。蕭全初步的判斷是：

『梁湖敵人是來報復金華受到的打擊的。南沙壺是金華戰鬥前主力集結地點和指揮機關所在地。村裏人最積極地參加了金華戰鬥。敵人可能企圖用三光政策來毀滅南沙壺。』

『準備下出村吧。』老楊說。

蕭營長同意了。決定先召集村幹部的緊急會議，動員全村人準備堅壁出村，但爲了避免動了手敵人不來，決定等蠻牛回來後才開始。營長同時又作了軍事佈置，通知民兵作緊急集合。

村長開始挨戶去叫村幹部們。一個自衛隊員帶着營長的信奔向四十里地的珠龍寨去了。蕭全在信裏向團長建議：

『……集中團主力強行軍對梁湖敵人作反奇襲，一則搶救南沙壺，又可以狠狠

地殺傷敵人。……只有堅決的出擊才能粉碎敵人的進攻！」

午夜十一點鐘光景，蠻牛飛進營長屋子裏來。顯然是連跑帶走地衝回來的，他臉孔漲紅，撕下頭巾擦着額上的汗粒。營長倒給他一碗開水，笑着問道：

『小英雄，辛苦啦。看到日本人嗎？』

『看到啦，營長。可多呢，在村子裏做飯吃，屋子都給佔住了。』

蠻牛喝着開水，一壁想把一切消息都一下子說了出來。他說得這樣快，甚至於營長制止道：

『慢點說嘛，不要像打機關槍一樣。日本鬼子到了什麼地方呀？』

『到了神星了。』神星離南沙壺只有十五里地。

『有多少人？』蕭全剝一個熟雞蛋給蠻牛。

『噢——兒童團長正經地說——鬼子又沒排起隊來給咱點名，咱怎數得着？可是老鄉說有四百多咧。』

『好啦，吃雞蛋吧！吃完去請村長來。』

兒童團長把頭巾纏在手腕上就跑了出去。民兵陸續地集中到蕭全屋子裏來，共三十五個人。他們都是從金華火線上下來的，全揹着手榴彈和六九大槍，還有「邊區造」擲彈筒。可是他們的隊長，一個到子弟兵團裏「留學」去了；一個在金華前線受了傷，抬到醫院裏去了。蕭營長和他們談着南沙壺附近的地形，像自己就是南沙壺人一樣。他吩咐道：

「三個班帶上擲彈筒，佔領村東蛇山山梁制高點，堅決阻擊敵人；一個班把守對面龜山作爲支援。」營長詳細地告訴他們怎樣作戰，鼓勵他們：

「……珠龍寨主力天亮前就會趕來援助我們，打得好，日本人這次就給你們當了運輸隊了。」

營長關於「運輸隊」的幽默的笑話，使得這羣喜歡打仗的南沙壺青年都高聲大笑起來，他們悄悄地迅速地爬上村東蛇龜山山梁底陣地上了。

村長和蠻牛進來了。敵情已經弄確實，村幹部會上已作了具體佈置。村長說：

「就出村吧！」

蕭營長看了看團長新給他的一個手錶，他從北平大學裏帶出來的黑面夜光手錶，已經連左手一塊被炸掉了：

『現在十一點鐘。敵人一點鐘左右就會竄進南沙壠來，出村要幾個鐘頭？』

『盡早也要三個鐘頭才撤退得完，沒時間弄走的也要『堅壁』起來。』

『那就要到四點鐘左右，出村才能結束，敵人來了，出村也是只到一半。——』

蕭全沉思了一下，肥大的右手摸着他那被綑帶紮着的寬闊的額頭——成！有民兵頂住。』

『營長，你先『堅壁』起來吧！』老楊嗽了一聲營長底被炸掉的左手。

『我等下再說。』營長從圖囊裏拿出地圖來。

村長走了。街道上開始響起雜亂的脚步聲，家屋的窗戶上，很快的都一眼一眼地閃亮了燈光，老鄉們都動起手來了。到村公所的街上，也來來去去地盡是人。兒童團揹着大刀掛着手榴彈，在大街小巷巡邏着，嚴密地檢查有無生疏人。基幹隊員們提起馬燈到村週圍埋地雷去了。這步調一致的行動，彷彿一個收工了的靜寂的工

廠，由於一種緊急的需要，全廠所有靜止了的各種機器，都突然一齊轉動起來。

蕭全坐在衣服摺疊起來的枕頭上。圓大的腦袋俯落到攤開在床頭四方桌子上的地圖上邊。在蠟燭光下，他那原來是紅潤的臉盤，顯得蒼白無神，在粗濃的眉毛下面，眼睛紅腫起來。在金華戰鬥中，他兩天兩夜在山上的營指揮所裏沒有睡覺，担架把他從火線上抬下來之後，又沒有好好地休息過，他已經是疲困得只能勉強支持了。被砲彈塊炸傷的太陽穴附近，疼痛得像被火烙着似的。爲着逼迫自己清醒，他用拳頭敲擊着沒戴軍帽的腦袋。像在一切戰鬥前一樣，他全副精力都集中到地圖上去了。只有當他習慣地，要用左手食指在地圖上邊挪動着去研究地形的時候，彷彿才記起這第二次「戰爭的烙印」，而想起自己被炸掉一隻手了。眉臉上浮起了憂鬱的暗影，他低聲喊着：

『殘廢了！還有比戰爭、比在到處還是日本人的時候，更需要兩隻手的嗎！』  
但蕭全立刻感覺到這種情緒會發展成爲智識份子感情上的「盲腸」的，於是心裏嘲笑起自己來：

『憂鬱不能戰勝敵人的呀，營長。』

蕭全又像平常上火線之前的情形一樣，用活動鉛筆在敵人的來路及蛇山附近，迅速地做起作戰記號來。蠻牛走了進來。他傳達村長的話道：

『營長，村長叫我來給你收拾鋪蓋出村哪。』

『我不出村。蠻牛，我看完地圖就要到蛇山去掩護你們出村呢！』

蠻牛兩隻膝頭跪在四方桌子前的板凳上，小腦瓜子鑽到地圖上，幾乎和營長的腦殼擠在一塊了。蕭全用活動鉛筆指着，告訴小孩子日本人來了，怎麼打仗。蠻牛爲蜘蛛網似的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所誘惑了，奇怪地說：

『噢，咱南沙壺四百來戶，怎的在地圖上就只有針眼那麼大呀？』

『可是——營長爽朗地笑起來——我和民兵守在蛇龜山上，鬼子就進不了這針眼啦。』

蠻牛迷惑地說道：

『營長，你一隻手還能打槍嗎？』

『自然能打——蕭全微笑着——就是不能打，我也可以用口令和旗子來指揮打鬼子的。』

『這回你還是跟大夥出村，手好了，下回再打仗吧。』蠻牛胆怯地說。

『蠻牛，你想我是子弟兵，能讓日本人來糟蹋咱們的村子嗎？』蕭全感情地說。

『營長——蠻牛懂事地點點頭，突然的說，熱切地望着蕭營長的臉上——我跟你到蛇山去吧。我幫你送口令，給你駁殼槍上子彈。我打手榴彈也能成啊。』蕭營長笑了笑，答應了小孩的請求。但却吩咐道：

『你去告訴村長，請他加緊「堅壁」出村工作。不要管我。』

蠻牛跑了出去。蕭全把地圖摺疊起塞進圖囊裏，看了看錶，開始把鋪蓋裝進馬搭子裏，又迅速地打着綁帶。

敵人是從梁湖大據點出來的。蕭營長判斷對了，日本人的行動是爲了報復在金華所受到的慘重的打擊，企圖燒殺南沙壺及附近的村落。這股四百多人編成的快速

部隊，經過夏莊神星一帶，悄悄地向南沙壺方面運動。下半夜近一點鐘光景，甘村一個老鄉來報告，說鬼子已經進了溝。銅鑼聲沉重地在村子四處響起來了，兒童團員在街上邊敲邊喊：

『離村只七里地了！出村啊，出村啊！』

嚴重的銅鑼警報，像電流一樣傳遍全村了！人們院子裏擠塞着毛驢子，牛車糞車也套起來了；主人們把捲好的鋪蓋搭到牲口上。雞，鴨子，老婦人們，大肚子女人們，嬰孩……都被裝到了塞滿東西的大車上去。屋子裏還忙碌地收拾着，搬運着。在菜地裏、牲口欄底下、及秘密地窖裏，「堅壁」着穀子、南瓜、包穀和棗子。……村幹部們提着馬燈緊張地奔來走去。楊村長派了少先隊員和自己隊員到沒有勞動力的抗工團家裏去幫忙「堅壁」出村。從圍欄裏放出來的豬羣和羊羣，開始由老年人吆喝着，趕出村外野地裏去了。在街上，到處是堆滿了東西的大車。老鄉們在車輛和牲口中間走動着……

蕭營長打好裹腿，掛上駁殼槍要到蛇山去了。可是他剛走出院子，就碰見老楊